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王蘭泉

先生諱稹字

居浙江之蘭

珠街角鎮遂

禱於杭州靈隱寺夢入殿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

苗二枝一出土即噴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

及夏葉凋落柄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大夫



甘泉江 藩禁

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

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

字鶴遠年四十五無子

字鶴遠年四十五無子

字鶴遠年四十五無子

字鶴遠年四十五無子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王蘭泉先生

袁廷禧

甘泉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溪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茁二枝一出土卽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一

粵雅堂叢書

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弔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中蔣恭棗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尙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

嗜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
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
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
於沈尙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
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
班侯選秦尙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
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
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曰瑨弟徵君曰
璐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二

粵雅堂叢書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畱揚州盧運使屬
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
都供職溧陽南沙薌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
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畧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
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
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
職時緬甸未靖

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尙書定邊右副將

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住騰越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畧緬酋憎駁乞降經畧屬先生草檄論憎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尙書溫福代之奏畱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呪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濃等塞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明雅堂叢書

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

大兵進討克斑爛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訐訟

詔罷五岱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綜從墨壟溝經鄧舟

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綜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壟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勗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四 粵雅堂叢書

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尙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峯又克兩大礪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礪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既得美諾率衆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

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賊死者甚衆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壘奏沃日乃進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行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

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啟行抵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五

粵雅堂叢書

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上嘉之有

旨垂問文成覆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即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沙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

急索諾木率其兄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土
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齋
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并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
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穹廬誦讀
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

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六

粵雅堂叢書

首藁街是日

幸紫光閣

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

賜白金緞匹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陸授鴻臚寺

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

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

定準鳴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
多

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尙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
久多聞舊事請畱內用

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駕南巡

鑾輿次嘉興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七

粵雅堂叢書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
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闕補授直
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
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眾攻破西安
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
塔具奏奉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

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
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

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
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
等走會寧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
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
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
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
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
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
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入籍城外
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
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
長武樵採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峯回匪
合兵據隘以守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八

粵雅堂叢書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尙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
統海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尙書復興領兵從河
南來將軍莽古齊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
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嘉率衆降
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敷倫泰代之會敷倫泰亦調往

甘肅以太原總兵富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
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
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
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殪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
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
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
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鎗炮軍裝駝載者
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舛
誤奏上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九

粵雅堂叢書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
知縣孫岳灝逸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
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

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邏緝奉

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

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師卽

命入京

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

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駕東巡回鑾至青縣

上命與兵部尙書慶桂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色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

旨鞫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淵堤工偷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十

粵雅堂叢書

減土方案訊畢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

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夫人亦封一品勅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跡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荊州方家淵堤工尙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

五十七年隨

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擯斥忤當軸旨遂乞假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剋日就道時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茶動履盤跚召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

諭歲暮苦寒宜煖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受

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畧館通鑒輯覽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士

粵雅堂叢書

皆預纂修之役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

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甯壽宮宴畢

賜玉如意栴木鳩杖綢緞裝錦大氅筆墨等十六件獻

詩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陛辭出都主叟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厯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十一

粵雅堂叢書

平之故奏對畢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畱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

酉年補博士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

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祇

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爲浙江巡

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

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
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
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
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
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
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
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
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
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
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
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櫫之意蓋
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
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
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
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首
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

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猶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構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古

粵雅堂叢書

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晚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禱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祕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版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尙書健庵畱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

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拏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頡雲延之康山賓館頡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閉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五

粵雅堂叢書

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尙書諸本皆無命字詩豳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旣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畱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旣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

證也其論說文解字籒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
令有黃華之籒字以別於籒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蘧
麥也嘑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嘑喻也曰淮南宋蔡
舞嘑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
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竿笙筑坎侯皆
七言也麿麿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麿牝
麿則麿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儘血部儘氣液
也小徐本玉篇廣韻竝作律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
盡誤也不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六

粵雅堂叢書

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

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不見九

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

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

本剗改篆體作狂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舊書甚

多皆未編輯其子稚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

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畧書數語以見梗槩云非石名

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買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

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

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珙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雜鳴不已弟兄同人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鵬翼搏風歌竒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七

粵雅堂叢書

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畧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罔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旣而蹶然曰
汝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管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
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
之敘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六

粵雅堂叢書

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涑長卒
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
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大
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
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敎小黃門
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
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
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

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

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遠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敎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因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遠傳達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遠受學其考之於遠作此書正當遠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五

粵雅堂叢書

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畧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襍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

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
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
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
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
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
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
二卷本易敘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
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旣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壽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
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
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
所从者逖從迆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
从貝刺聲而改从負半譌也舜之爲舜壺之爲壺因之
爲曲麤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乞當乞而氣牽之氣
遂當气於是有俗餽字以萎餽之萎當矮而饑餽之餽
當萎於是有俗餽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
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旣重其類聖从土而

又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
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
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輿之从晨囟聲玉
篇囟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恩徐錯以
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
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
不泥其泥而揚其波徐錯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
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
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
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
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
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犒犒一角
仰也爾雅皆踊犒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戎黎成
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砭砭从水从
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
醜醜亦爲蠢蠢醜詹諸縞衣裊巾裊从糸卑聲未嫁女
所服處子也周禮桃五帝於四郊桃畔也爲四時界祭

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溼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若之甲若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濫矣濫从女監聲過差也孟子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從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因爲故廬音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捽批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

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涇烏殊擊已迷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襍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錙當劉以禺當由以纒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絲由聲勉之從力勉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皐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童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皐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渤海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

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
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𠄎金刀謂許
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𠄎聲𠄎占酉𠄎非𠄎也
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
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
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
重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旱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
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
𠄎古未嘗無𠄎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
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
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
附疏之用詔學者時

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
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
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令各州縣所有鐘鼎
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
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啟之也又奏請做漢熹平
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
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
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
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
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
之間爲

上言朱筠纂修不勤

上曰命蔣賜榮趣之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

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
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合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發其
奸雪某生冤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
年五十有二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
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

是非證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弁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附葛必登其巔題名鑿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拇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戴編修震汪明經中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五

粵雅堂叢書

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先生提唱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槩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明弟子考古講學醜酒盡醉而已

藩年十六卽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灺時嘗謂藩曰吾
儕竟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
蕭然遠矣子二長錫卣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
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
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任大椿龍溪李
威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偃師武億全椒吳鼐李威字畏
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
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
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鼐字山尊淹通
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卽能分黑白辨
昭龔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
讀學士任君大椿別見

武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
卯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
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廬舍毀圮架蓆處滂泥中誦
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血殷地終

不廢讀也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畱贖禱雨卽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懼雷擊我也暇日召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饋里馬草豆諸稅政博山民煮糯米汁爲土玻璃作釵珥瓶盜燈毬鬻於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

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六

粵雅堂叢書

吏力白其害遂不入

貢勦范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君承筭河先生之學痛詆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罽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傅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乾隆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

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拒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以歸成德尙倔強不服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敢問我邪立而不跪命役撻其脛始伏地乃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通揭汝等騷擾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去其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鹵莽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鬪茸聞此言卽發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大經者與君不相能駕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其事劾之和珅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間令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走省中見大府叩首乞畱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誹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而忸於權勢會將入

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珅總吏部事駁之其事遂寢乃請主東昌啟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權政事暇時考校古

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嘉慶四年

天子親政和珅伏辜

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

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並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君生而狀貌魁梧有兼人之力兼人之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漑水通鑒皆能闡誦所注書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記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鄭志等書與童君二樹名鈺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於是酷嗜翠墨游歷所至如嵩山秦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摸拓或不能施旣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性善哭館筭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兔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餠飴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

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笥河師
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
日下貧不能歸偕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
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
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子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
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藩戲之曰君乃今日之
唐衢也藩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
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爲循吏者蓋有之矣
我未之見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案贅於武
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
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聞
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
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
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
笥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
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

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旣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苦枕由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藩是時館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總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駁其舛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卽拜貴州學政之

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教也奏陳灝禮記注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元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

慶元年充

咸安宮總裁在

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征邪教疏君指陳時事直書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歎息皆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

今上親政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

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

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和坤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

御覽有

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置重辟有

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

甯門外握手黯然而君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

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

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

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

予釋回是日甘霖大沛

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十四

粵雅堂叢書

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朕心并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早有司勘不成災飢民剝樹皮以食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所活飢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倦深嫉浮

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
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
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
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
君在畢尙書沅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鑒修陝西
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
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
及晁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譏
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愠見於色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因藩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
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鼈城白水
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
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
可疑爲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藩不答一字恐
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
潛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與君同時爲
漢學者孫君淵如之外有三人焉一爲莊君斨字虛庵
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

詁之學今官陝西口州知州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
孫一字味辛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
思無書不讀肆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
言字皋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
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
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三

粵雅堂叢書

晉卿傳其學康熙時又有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
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字曰不識字何
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有
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序元孫鏞刊行之
鏞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大令懋堂致書
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
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
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甘泉江 藩纂

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幹纂續缺漏浸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一

與今雅堂叢書

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

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
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
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
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鍾之宮爲律本
遺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
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夸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蔟曰下
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
法旣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
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五

二 粵雅堂叢書

法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
林鍾夸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
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
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
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
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
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
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
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

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
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
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
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象言
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
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
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
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
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
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
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
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
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
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以
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
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
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

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
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
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
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
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
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
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四

粵雅堂叢書

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
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
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占韻標準六
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
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
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
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
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
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

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
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
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卽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
事爲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
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舉要
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

純皇帝崇獎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

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五 國朝雅堂叢書

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尙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

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
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
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
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
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
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
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

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彙中又字繁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瀾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

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卽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六

粵雅堂叢書

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

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
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
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
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
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
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
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
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
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八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
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
法可任者一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義之卒小司徒職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
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
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

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
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
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
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
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
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
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八

粵雅堂叢書

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畧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
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
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
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
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
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

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襍引管子釋之而於
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
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
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
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
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
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
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九
粵雅堂叢書

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
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
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
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
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
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
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

再易之地家三百畷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奇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十

粵雅堂叢書

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羸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

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十一

粵雅堂叢書

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

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邱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

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次小
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鬯
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鬯而郊稷
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
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
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圭

粵雅堂叢書

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
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鼉鼓鼉鼗孤竹之管雲和之
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邱奏之是
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元神人鬼三
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鬯而郊稷謂此祭天圜邱以
鬯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邱之禘宗廟之禘
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

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內

粵雅堂叢書

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禴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禘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主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郊禘禘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五

粵雅堂叢書

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賓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

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饗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六

粵雅堂叢書

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泚與藩不以爲然
年老得痺痛疾臥牀蓆間手足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甯仁父弁皆不仕君
年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
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
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
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
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

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畧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合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慎修來歛見君目爲儒者一日舉厯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圓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七

粵雅堂叢書

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饘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間紀庶子昫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六

粵雅堂叢書

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

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
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
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
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
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
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
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
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
周髀云圖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九

粵雅堂叢書

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
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
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
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
橫爲充橫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
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廕也卽
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
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
此其考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伯厚引經

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

武英殿所刊卽用其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焉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義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

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
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
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
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職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
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
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
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
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刼立翻語厥後考經論
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法因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
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
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
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
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
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
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
己以縱欲無良而憎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
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

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

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
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
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
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
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
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
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
正誤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
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三

粵雅堂叢書

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
部繼涵爲刊行之君沒後十餘年
高廟校刊石經一日

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問

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

上歎惜久之時人皆謂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
以庶吉士得邀

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
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

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辰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親授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未進士授席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能世其學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三十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五

國雅堂叢書

二卷盧學士文昭紀相國昫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元亮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婿曰龔麗正號闍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甘泉江 藩纂

盧文昭

盧文昭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文昭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既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調元崧甫婿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塘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隆戊午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一 粵雅堂叢書

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尙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游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乙酉廣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

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
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
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
易禮注疏呂氏讀書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
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曾萃一書名曰羣書拾補抱
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於世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
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二

粵雅堂叢書

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
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託
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
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斂矣年二十
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
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
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
日講起居注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

品畱任晉侍讀學士緣事望誤發烏魯木齊效力至成
所時遣戍單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稿得
旨減釋爲民辛卯

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

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午授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
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
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
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尙書充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三

粵雅堂叢書

經筵講官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
截畱南漕萬石設十廠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
充會試正考官轉兵部尙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
亥六月以八旬開秩

上遣官贖

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
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
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紫縛把持雖使跪拜可

謂之屈膝賊廷哉請

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畧示區別量
子旌表大學士保甯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
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子旌飾交各督撫勘明
情形請

旨定奪

報可乙丑正月奉

旨調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
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四

粵雅堂叢書

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
甚爲出力由翰林海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
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
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
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
卹典查例具奏

賜祭葬

子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
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

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爲稗官小說而嬾於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梗概序曰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已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五

國雅堂叢書

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數未之軼明其當作軒不得與輿人之軼轡二名溷淆今字

書併軒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鬲長車廣當相等兩
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縷寸合左右凡
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鈔一
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
爲三鏃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
輿後橫木戴君乃曰軛人言軫間左右名軫之證也加
軫與鞮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
軛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軌與衡而謂軌爲輿下三面材
軛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六 國朝雅堂叢書

若軛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軛人爲之殆非也鄭以
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
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鏃鈔數
同戴君乃曰鏃之假借字作皖鈔之假借字史記作率
漢書作選伏生尙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懸合爲一未
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既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
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
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
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

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鈺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鈺至鈺自鈺至舞斂綢以二準諸句股灋鈺間八鈺間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棗棗莫詳其制戴君引椽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娟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丸蠲之蠲轉掉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七

粵雅堂叢書

娟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畧又於勅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篋虛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畱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

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爲之序首同時翁君覃谿者亦爲漢學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著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文字記行於世翁君名方綱大興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

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八

粵雅堂叢書

士父佳銳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眇然讀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

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人告

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

文淵閣直閣事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

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撫他書補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閒論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甯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克李壽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畧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預修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九

粵雅堂叢書

國史館中收貯

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撰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諡述錄輶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書君在日下敎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蕺山南雷之說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

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
鷺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
年己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
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
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
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鈞沈二十卷子
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正名杰者謂曾著字林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十

粵雅堂叢書

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
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
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兆麟
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
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
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光祿
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
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闡誦不遺一字舉經史
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已酉

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已酉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朴同應

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罪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朴授中書而榜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十一

粵雅堂叢書

未獲雋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中乾隆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

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郡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訓詁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

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畱心奇遁之術以其述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爲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進士尺木書笥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十一

粵雅堂叢書

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歎曰洪君可謂衛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畧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

奮筆加以釀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甯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

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况周孔之書
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
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
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
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
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
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
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
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真宰之名不寄於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古

粵雅堂叢書

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
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
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
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
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
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旣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
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
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
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

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紛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甯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

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六

粵雅堂叢書

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沂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藩之密友也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

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敎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畧無窒礙尤善厯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尙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寇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

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孝嬰之友有歛人羅子信者名永符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達史工詩古文亦瓌奇之士也洪瑩字賓華甲子舉人已已

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亦歛人也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譽與同郡余古農師薛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餘子不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七

粵雅堂叢書

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屢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得狂疾忽已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於疾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孔廣森字眾仲一字搗約又字稟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

補官淡於世情陳情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卒卒無歡悵未幾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入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微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六

粵雅堂叢書

世年未睽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誥歷黃序而僅

存月采豐刑邁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駕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九

粵雅堂叢書

補傳未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鍾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既度遂知洛邑之朝圭檠未懸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謚鑑之所畫續梁叢之所更

釐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芻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璪飾丹雘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三

粵雅堂叢書

有畧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闈小學末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

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探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畱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閩以爲媿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舉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三

國朝雅堂叢書

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土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與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厯考二卷厯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卽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絲襖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

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
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天子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
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
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
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游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
告稜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
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
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
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三

陶亨雅堂叢書

延佇將來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
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未矣著有戴禮記
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繼涵字莊谷乾隆庚辰科
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其子廣棫東原之壻
繼涵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同時有
李南澗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蔭晚先世自棗強遷益
都遂爲益都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遊曹家
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
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

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
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
聚書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游
歷所至學宮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
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
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
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定宇婺
源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貨園叢書德州梁
鴻翥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文藻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三

粵雅堂叢書

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曲阜桂馥字未谷亦
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
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擬
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札樸
十卷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
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
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竊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棲
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谿學士爲藩言之後晤萊陽
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尙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

人分發江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
今文尙書二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又有
濟寧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遠者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
地之學亡友凌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
冊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臆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
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徹胸中故不爲皮
傳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及雪帆雜著金溪曰
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又有膠州
王夏字蜀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青
粵雅堂叢書

崔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
未發所有著述祕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
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兄弟友善好學為古尤遠於經者
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秘不示人於趙君北嶺處見其所作釋
禮一篇穿穴經傳義理洞達可謂通人矣



國朝侯學師承記卷六

譚學五生覆校